

第一章 新娘死而復生

「小姐……小姐！」

淒厲的哭喊聲來自趴跪在床邊的兩名丫鬟，其中一人緊緊抓住床上那人的小臂，難過的情緒令她雙肩顫抖不已。

一身紅袍的翟宇舜站在一旁，臉色鐵青地看著眼前情況，他的右拳緊緊握著，像是隨時要出手揍人一般。

屋內與翟宇舜的衣裳一樣處處皆為紅色，紅燈籠、紅喜字以及紅色羅紗帳，這些喜氣洋洋的象徵與此刻的氛圍產生強烈的對比。

半彎著腰站在翟宇舜身旁的胡大夫偷偷抬眼看了看四周，很小聲道：「還請爺節哀順變。」說完便小步小步地向門邊退，一踏出門檻，飛也似的加快腳步離去。他怎知只是來參加個喜宴竟還得救人，重點是人還沒救成，為免有人將氣撒到他的身上，還是先走為妙，銀兩他也不想要了。

胡大夫邊走腦中邊思忖，翟家好不容易娶進首輔的女兒，等著能飛黃騰達，怎料喜事竟變喪事，翟家還真倒楣。

胡大夫這想法是對也是錯，雖說娶首輔女兒對翟宇舜的官職必然有利，但在迎娶前翟宇舜的名聲早已響遍京城。

翟家過往世代出名將，高祖父征戰有功，拿了個國公爵位，世襲三代，曾祖父與祖父皆為閣老，備受朝廷重用。

只是這風光名門，卻敗在翟宇舜的父親翟單這代，翟單底下還有兩名弟弟，三人卻皆資質平庸，兩位弟弟甚至都未留下子嗣便戰死沙場。

翟單身為翟家獨苗，最後只做到了禮部郎中之位，加上翟單喜飲酒，在三十歲時就把自己喝死了。

翟家自此只剩寡母孤子，人口單薄，世家名門也不再來往，漸漸地京城人便忘了翟家的過往光景——直到去年。

翟宇舜天生聰穎，十六歲便高中狀元，但這還不足以讓翟宇舜這名字在京城發光發熱，翻轉翟家命運的是去年的南蜀之戰，二十一歲的翟宇舜首次帶兵出征就生擒南蜀大將，逼得南蜀寫下降書，結束了這場纏鬥了八年的戰爭，奪下兩州。

翟宇舜班師回朝那日，必經的街道人山人海，甚至沿路的茶肆及酒樓都被包下，大家都是為了一睹翟宇舜的風采。

翟宇舜回京前城內就已有不少關於他的傳聞，傳來傳去自然是會走樣，但其中的共通點皆是他生得甚是好看，光是衝著這一點就不知有多少貴女花大錢也要搶下路旁雅間。

柳定卉就是其中一個，那日她在酒樓窗台，一見到翟宇舜的騎馬英姿便為他傾倒，劍眉挺鼻，寬肩窄腰，她當下就決定了一——她要嫁給他！

柳定卉是當今首輔柳山青的女兒，柳山青夫婦老來得女，對她溺愛得不得了，再加上兄長柳定辰大了她十五歲，自然也對小妹疼愛有加，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柳定卉遂養成了任性至極的性子。

那日後，柳定卉不斷央求父親允她嫁給翟宇舜，若是從前的翟家，柳山青定是不

會答應，但如今的翟宇舜可是官拜刑部侍郎入了內閣，年紀輕輕就已爬到正三品，前途似錦。

柳定卉去年就已及笄，前來說親的人可是絡繹不絕，但只要柳定卉不願，柳山青就不想勉強讓她出閣，這可是他的寶貝女兒，就算拖到了二十歲也無妨。

但如今女兒有了意中人，他若不允，她定會照著三餐哭鬧，不鬧到他點頭不會罷休。這就是女兒的性子，全天下還沒有她求不來的東西，只因有疼愛她的一家人。多方考量翟宇舜的身家後，就算再不捨柳山青還是允了，於是首輔進殿請求康聖帝賜婚。

柳山青本就是康聖帝的親信，康聖帝也見過柳定卉不少次，這小女子性子雖刁鑽卻擁有嬌俏傾城的美貌，要不是柳山青明白說了要讓女兒自己選夫君，康聖帝還真想替她擇段良緣。

如今她有了心上人，想必柳山青也不必再擔憂女兒的終身大事，如此思量後康聖帝歡欣應允，很快，一道聖旨突臨翟家，讓翟宇舜與賀氏是驚訝大過於喜悅。

升官的歡快才不過幾日，這道賜婚聖旨便沖涼了翟宇舜的熱血，他滿懷厭惡，厭惡那些以為手握權勢就能為所欲為的人，那些人任意操縱著他的人生，逼他娶一名以刁蠻任性出名的大小姐，完全沒問過他的意見。

然後現在大小姐又莫名其妙的死了。

翟宇舜的右拳像是快要擰出血來，他將憤怒全包裹在手掌心，以免自己失控。

大婚當日柳定卉就墮湖身亡，他已能預料到接踵而來的會是對他數不盡的懲罰，首輔的喪女之痛必定會全部報復在他的身上。

他才剛光耀門楣沒多久，如今又得失去一切。

遠處忽傳吵鬧聲，翟宇舜早已下令讓底下人招呼賓客離開，所以來者是何人很好猜。

「翟宇舜你這王八蛋給我出來！」

一進院落就叫喊的男人推開阻止的小廝，直往房裡衝，當朝首輔柳山青攬扶著夫人苗氏跟隨在兒子身後。

方才還在努力救治柳定卉，因此翟宇舜並沒有第一時間派人通知柳家，但他自知賓客裡定會有人傳遞消息，不出他所料，柳家人立刻尋了過來。

本就十分焦躁不安的賀氏聽到罵聲更覺害怕，她來到翟宇舜身旁，顫抖著聲問：

「舜兒，這該如何是好？」

翟宇舜安撫著母親，「沒事，您別擔心。」

柳定辰衝進喜房，看見躺在床上的妹妹，頓時怒不可遏，直接上前給了翟宇舜一記拳頭，賀氏尖叫著，一時間小廝、嬪嬪全擠到兩人中間，阻止柳定辰的攻擊。

柳山青和苗氏一進門只見一團亂，柳山青立即喝斥兒子住手，柳定辰這才肯放過翟宇舜。

翟宇舜挨了柳定辰兩拳，但無意還手，他自知現在自己說什麼都是錯。

「女兒……我的女兒……」苗氏向床鋪走去，卻是雙腿虛軟，還得靠柳山青將她扶過去。

躺在喜床上的柳定卉全身溼透，丫鬟為了不讓人看見她的身子替她蓋上了被子，她的面容除了比較蒼白，看起來就和平時無異，這讓為人父母的如何能接受女兒的離去？

苗氏聲聲哭喊著柳定卉的名，趴在他的身上求她起來，柳山青與柳定辰見狀也忍不住流下眼淚，賀氏同樣為人母，能明白苗氏的心境，站在一旁也拿著帕子拭淚。唯有翟宇舜不替柳定卉感到悲憐，若是最初她不要執意想嫁給他，也不至於莫名其妙跌入湖中丟了性命。

「究竟……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柳山青顫抖著嗓音問，看向兩名陪嫁丫鬟後又看向翟宇舜。

翟宇舜亦想知事情的前因後果，他今日忍了如此久，忍過拜堂，忍過入洞房，他配合著行完了所有儀式，最後在揭起她的蓋頭後認為大功告成，不願與她喝合卺酒便自行離開了喜房。

「妳，說清楚我離開後發生了什麼事。」

綠蓮意識到翟宇舜是在與她說話，趕忙將跪著的身子轉向他。「爺離開後，喜娘打著圓場說爺定是要去外頭招呼賓客，要小姐安心坐帳待爺回來，但小姐坐了半個時辰後就不悅了，說鳳冠令她脖子疼，要奴婢替她卸下，接著要奴婢去外頭探探狀況。」

柳定辰忿忿不平，「才剛進你們家門，你竟就如此冷落阿卉——」

「你先讓她繼續說。」柳山青制止兒子。

「奴婢回來告訴小姐，整個院落內沒半個人，小姐便發怒了，不顧奴婢們阻止逕自出了喜房，小姐本想離開院落，是奴婢們好說歹說才在湖邊留住了小姐，接著小姐便說她餓，但喜房內只有一些喜果，於是奴婢出了院落打算去拿點吃食，綠荷則是去院內的小廚房燒水。」

「妳們離開了多久？」翟宇舜問。

「約莫一刻鐘，那時奴婢回來經過院外的湖泊，驚見小姐漂在水上，奴婢趕緊進去喊綠荷出來幫忙，幸虧小姐離岸邊不遠，奴婢們一起將小姐拉了上來，趕緊抬回屋內，接著奴婢又跑出去喊人來幫忙。」

這些話並沒有令翟宇舜的表情改變，他的冷漠讓柳定辰再次感到氣憤，他衝上前揪住翟宇舜的領口。

「這樁婚事本就不如意，你都如此給我妹妹下馬威了，是不是你故意害死她的？」

「柳少爺，舜兒絕對不可能做出這種事！」這指控太嚴重，賀氏趕忙過來緩頰。翟宇舜睨著柳定辰，冷靜回道：「令妹落湖時我人在外頭接待賓客，從未離開，直到有人通報我才過來的。」

翟宇舜以令妹稱柳定卉而不是內子，明顯就是不將她看作自己的妻子，這讓柳定辰更加光火。

「這裡都是你的人，你有需要自己動手嗎？」柳山青轉身面對翟宇舜。

柳定辰的指控是一回事，現在連首輔也這樣說，情況可是嚴重了千倍萬倍，首輔

可是會直接上告皇上的呀！

賀氏更急了，張口欲解釋，卻被床邊丫鬟的聲音給打斷。

「小姐？」

這回的喊叫明顯不是悲戚而是滿懷訝異，眾人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過去。

苗氏趴在柳定卉的身上，看得最是清楚，此刻女兒毫無血色的臉龐上，兩顆大眼正緩緩眨呀眨的。

喜房內登時鴉雀無聲，苗氏更是忍不住向後退去，柳山青即時攏扶住她的雙臂，將她拉站起身。

「小、小姐？」綠荷小心翼翼地喚了一聲。

床上的人再次緊緊閉上雙眼，柳眉緊擰，用氣音道：「好冷……」

綠荷及綠蓮聞言立刻跳起來，「小姐，奴婢立刻替您更衣！」

除了翟宇舜，屋內眾人皆像是失了魂，翟宇舜雙眼微瞇，不敢相信她竟然沒死。

事發時當他抵達喜房，柳定卉已被兩名丫鬟抬至床上，他知道賓客中有一名大夫，便立刻讓童紹去請人。

胡大夫一來號脈就說柳定卉已無心跳，賀氏焦急得要胡大夫仔細地再檢查一次，胡大夫再次號脈，給出了同樣的答覆。

胡大夫不是新手，難道會診錯？翟宇舜覺得事情有些奇怪，且內心對於她沒死一事不知該喜還是該憂。

房內眾人被兩名丫鬟請出喜房，外間裡，苗氏最先開口，「太好了……老爺，阿卉沒死，阿卉沒死！」

七上八下的情緒讓柳山青說不出半個字，只是傻笑著頷首回應妻子。

柳定辰沒因妹妹活過來就對翟宇舜消氣，他衝著翟宇舜罵道：「你們請的是什麼庸醫？竟然將我妹妹誤診成已死，太荒謬了！若是錯過救治時機，你們擔待得起嗎？」

聽見兒子這樣說，柳山青才回過神。「阿辰，張太醫就住在附近，你快去請張太醫過來！」

柳定辰還是拎得清輕重緩急，他又瞪了翟宇舜一眼後便急匆匆地去請人。

少了咄咄逼人的柳定辰，外間瞬間安靜下來，柳山青畢竟經歷過許多大事，比兒子沉得住氣，沒有追著責備翟宇舜。

沒多久，綠荷開了門，苗氏第一個進門，看見半坐倚著軟墊的女兒時又忍不住淚濱濱。

「阿卉，妳受苦了……」苗氏坐在床沿，撫摸著柳定卉的臉頰。

面前的婦人眼中盡是疼愛，令她受寵若驚，她的一雙大眼骨碌碌地轉著，掃視屋內每一個人的臉，最後視線停在翟宇舜臉上。

哇，她沒見過長得這麼好看的男人，五官絕美，氣宇軒昂，令人忍不住想多欣賞幾眼，不過那人眼神冷漠地回瞪著她，讓她有些害怕，她只好移開視線。

「阿卉，妳可記得發生了什麼事？妳可記得自己為何墮湖？」柳山青站到苗氏身旁。

皺起眉心，他們怎麼一直喊她阿卉，她叫做姜梓然，才不是什麼阿卉。

她閉上眼回想，她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，身上插滿了各種醫療設備，全身疼痛難耐……難道，她死了？

如果她死了，那她現在又在哪？

睜開眼環視四周，古風建築，每個人還都身著古裝，難道她是投胎到了古代？不對，投胎的話也該從嬰兒時期開始吧，莫非她是穿越了？

眾人都發現到了柳定卉的不對勁，這讓柳山青和苗氏惴惴不安。

「阿卉？」苗氏又喚了她一聲。

她還沒來得及回答，就聽聞外頭有人喊著——

「張太醫來了！」

聽見柳定辰的聲音，柳山青趕忙請張太醫入內。

在來的路上張太醫都聽柳定辰說了，因此張太醫沒多問立刻替柳定卉號脈，他很是仔細不敢馬虎，若是像上一個庸醫一樣誤診，被上告至皇上那兒，他可就完了。

張太醫的手剛放下，苗氏就急問：「張太醫，如何？」

張太醫起身朝柳山青與苗氏一揖，「首輔大人、夫人，令嬪沒有大問題，只是身子有些虛寒，待會兒下官開些補藥請令嬪按時服用即可。」

柳山青招來身後下人，「快隨張太醫去抓藥。」

「稍等。」翟宇舜出聲制止。「我們已拜過堂，她便是翟家人，這些事情理應我們來處理。童紹，隨太醫去。」

「翟宇舜，現在你倒是說阿卉是你們家的人了，方才怎麼不說？」柳定辰大聲質問他。

「方才因大家還在悲痛，所以我未提，但若要置辦後事，我自然會好好操辦。」他的冷酷令柳定辰更覺憤怒，「翟宇舜，答應讓阿卉嫁給你真是一件錯事！」

「好了好了！」柳山青制止柳定辰。「阿卉無事最好，今日畢竟是阿卉的大喜之日，別吵吵鬧鬧的。」

柳山青沒爭，讓翟家人領張太醫去抓藥、煎藥，畢竟女兒如今確實已是翟家人。

瞧瞧阿卉是多麼癡情於翟宇舜，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不放，甫死裡逃生竟不多看親爹幾眼，柳山青忍不住在心中歎氣，卻依然感恩上天沒有收了阿卉。

姜梓然會緊緊瞅著翟宇舜不放是因為聽見了他的名字，這名字她記得，因為是她創造出來的。

她本是大學舞蹈系的學生，剛滿二十歲沒多久就發現自己長了脊椎腫瘤，這個病令她背痛，手部及腿部的肌肉漸漸無力，她不得不休學治療。

她畢生就愛跳舞及素描，生病期間她已無法跳舞，只能趁著手還能動多畫畫，直到當提起筆也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後，她什麼也做不成了。

治療之餘她也開始看書，看很多書，什麼種類都看，她已無法親自去看這個世界，於是她靠閱讀想像各式各樣的世界。

也因她經常出現在圖書館，有天櫃台姊姊主動與她搭話，問了她一句那麼喜歡看書也喜歡寫作嗎？讓她有了想寫故事的念頭。

她握不住筆，但還能慢慢打字，怎料過沒幾天她又再次進了醫院，醒來便在這了。翟宇舜是她故事裡的男主角，因新婚之夜首輔之女柳定卉意外身亡而被問罪，康聖帝將他貶官至邊關駐守，因而認識故事裡的女主角，展開彼此的故事。

而依大家喚她阿卉來猜想，她應該是穿成理應死去的柳定卉了。

那麼現在該死的人沒死，故事接下來要怎麼演下去？

說到底，她寫得最仔細的便是人物設定，而真正的故事應該寫不到一百個字，她根本尚未細想故事要如何發展。

翟宇舜不明所以，她盯著他，他也不示弱地回視，就見她一下眉頭深鎖，一下又歪頭不解，實在搞不清楚她在想什麼。

「阿卉，可有不舒服？」苗氏見她神情奇怪有些擔心。

姜梓然趕緊搖了搖頭。

「既然如此，就讓她先休息吧。岳父岳母別擔心，翟家定會好好照顧她。」翟宇舜順勢道。

「阿卉，這小子如果對妳不好，妳馬上跟大哥說，知道嗎？」臨走前柳定辰不忘叮囑妹妹，還附加給翟宇舜惡狠狠的一眼。

姜梓然不是點頭就是搖頭，沒有真正開口說話，眾人離去後屋內只剩下她與兩名陪嫁丫鬟。

她想下床，手在床上移動時碰到東西，她拿起一瞧是只玉手鐲，便問：「這是我的嗎？」

綠荷聞言過來一瞧，搖了搖頭，「奴婢沒見小姐戴過這樣的手鐲。」

綠蓮一想，急道：「當時將小姐抬進屋時奴婢見小姐右手抓著東西，但因忙著救小姐所以沒空細看，想來便是這鐲子了。」

姜梓然拿起玉鐲子瞧了瞧，見了內裡的刻字，心中有了底，她可是作者，雖然故事還沒寫出來，但是人物設定都寫了一一鐲子是害死柳定卉那兇手的。

「小姐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奴婢跟綠荷不過被喚去幫忙了一下，您怎麼就墜湖了？」

「綠蓮，我們該改口喊少夫人了。」

「對對，急了整晚我都忘了，爺看起來兇神惡煞的，絕不能被抓住把柄。」

看著兩人一搭一唱，姜梓然覺得神奇極了，她設定的人物活生生的站在她眼前，這種感覺真是難以言喻。

綠荷內斂沉穩，綠蓮直率活潑，這是當初她簡單打下的內容，而她們的性子真如她設定的一樣。

她下了床，在屋裡走了幾步，又跳了幾下，惹得綠荷及綠蓮連忙阻止。

「少夫人，您現在要好好休養呀！」

不痛了，她走路時不會痛了！這是不是代表她又能跳舞了？

但這股歡欣之情是伴著惆悵的，若她在這開啟新的人生，就註定將切斷過往的一切……但或許本來的她早就死了，她才會出現在這裡，她能有新生命，該看成是一件幸運的事吧。

如果原本的她真死了……也好，爸媽就不必再為了她傷心傷財，能恢復正常的生活了……

想著想著就想哭，為了轉移注意力，姜梓然吸了吸鼻子，問道：「有鏡子嗎？」綠荷趕忙取來銅鏡，交給她時不忘稱讚道：「少夫人別緊張，臉蛋沒傷到，依然是那麼的美。」

很多稱讚都是客套話，但姜梓然瞧著鏡中的自己，綠荷的一席話還真不是假話，柳定卉生得美極了，娟秀臉龐俏麗還帶點媚，膚白如瓷，此刻隨意放下的髮烏黑亮麗。再低頭瞧瞧柳定卉的身材，曲線玲瓏，凹凸有致，縱然她本是習舞身材也是纖纖合度，但是胸前可沒有柳定卉雄偉。

真是意外，她的設定主要是人物個性，從沒想過柳定卉竟會是這麼個美人胚子。這不禁讓她想起翟宇舜，男主角自然是得英俊瀟灑，但見到本人後她還真是難忘他帥氣的外表，好看的人誰都喜歡欣賞，她也不意外。

不過欣賞歸欣賞，有些事她得好好思考才行，好不容易擁有第二次人生，她可不想被禁錮在這大宅子裡，她要把握機會去看看這個由她創造的世界。

反正她本就不是女主角，她得離開讓位，讓真正的女主角補位進來，如此故事就能繼續下去。

張太醫叮囑柳定卉得靜養三日，這三日柳家人天天上門，別人家的女兒出嫁得回門，而柳定卉不必舟車勞頓，只須待在夫家等家人來探望就好。

柳家人天天造訪，惹得賀氏緊張兮兮，她本就是溫和不強勢的性子，過往事事依靠丈夫，現在則仰賴兒子，若沒人靠著她的心就懸著不安定，幸虧翟宇舜放了婚假在家，若獨留她一人，她可真擔心柳定辰又會突然大發雷霆。

翟宇舜自然看出了母親的緊繃，遂要母親別管，橫豎柳家人只是想來看看柳定卉，不會管他們。

但就算兒子如此說，賀氏腦中還是轉個不停，不忘百般叮嚀他回門的禮還是得送上，可不能忘。

其實這三日沒出什麼亂子，柳定卉都乖乖地待在寢房，而他都睡在書房裡，除了他意思意思做樣子關心過她幾回，兩人幾乎很少相見。

婚後不同房，美其名是為了讓柳定卉好好休養，但誰都知道翟宇舜本就不想娶柳定卉，分房或許他還樂得輕鬆。

眼下柳定卉的身子重要，因此柳家人暫時未說什麼，之後若再繼續分房下去，可就顯得翟宇舜嫌棄柳定卉了。

兩人之後的事讓姜梓然也很苦惱，她得死，死了讓翟宇舜受到懲罰貶至邊關才能遇到他的真命天女，問題就是她該怎麼死才好？

自然不能真死，她還想遨遊這大千世界，那便唯有詐死一途。

再來的問題便是，她要詐死到哪兒去？雖說這世界是她創造出來的，但她一點也不了解地理環境，她能知曉的只有世界觀，那是她親手打字設定的。

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大紜朝，身為現代女性，她見不得女子委屈，所以讓大紜朝國風開放，女子也能當官做生意，能自在在街上來來去去，她很慶幸當初設定了這樣的背景，有利於她離開後謀生或在外走動。

姜梓然撐著下巴坐在扶笙院的花園裡，幾日下來關愛連番轟炸，她應付得有些心累，眼下總算能靜下來好好思考未來了。

她知道將來翟宇舜會被貶至北邊，那她往南邊走最好，思忖至此，她隨口問：「妳們可知道南邊哪座城宜居？」

綠荷歪頭思索了半晌才答，「宜不宜居奴婢不清楚，但奴婢聽說榮州建安縣因有港口開放外邦人來往貿易，所以有很多新奇好玩的玩意兒。」

「妳怎麼會知道這個？」綠蓮好奇問。

綠荷吐吐舌，「話本上看的，和外邦人之間的愛情故事可好看了！」

「瞧妳說這些話竟一點都不害臊。」綠蓮點了點她的額。

姜梓然從石椅上站起，想著榮州建安縣聽起來倒是不錯，反正也不知道還有哪兒能去，不如就先去那兒看看吧！

解決了去處，接下來就剩她該怎麼死了。

一邊想，姜梓然一邊邁開步伐，向前輕跳三步，再轉幾圈。

她好久沒有跳舞了，這雙腿如今能自由站立奔跑，且一點也不感覺疼痛，她開心得想像蝴蝶一般飛舞。

她的媽媽是舞蹈老師，自己擁有一間舞蹈教室，爸爸則是高中美術老師。她從父母那各學到了技能，只不過她喜愛跳舞多一點，所以大學唸了舞蹈系，而素描成了她閒暇時的興趣。

「少夫人，小心啊！」綠蓮看著主子突然跳起舞來很是擔憂。

姜梓然沒多想，隨心而動，這想得太少的結果便是一一跌個狗吃屎。

她忘了思量這副身子與她原本身子的差異，柳定卉一個千金大小姐壓根沒做過勞動，更別提運動了，這副身子的肌肉量嚴重不足，筋又硬，讓她有些不習慣，一不小心就摔了。

綠荷跟綠蓮幾乎是同時尖叫出「少夫人」三字，姜梓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暗暗喘著氣，又發現了這身子的新弱點，動沒兩下就喘得不得了，這個柳定卉身體也太差了吧？

叫喊聲引起書房那頭的注意，翟宇舜的大丫鬟映玉先尋來，看見姜梓然坐在地上急問：「少夫人沒事吧？」

姜梓然舉起手擺了擺，「沒事，休息一下就好。」

見少夫人屈膝坐在地上，映玉猶豫著是否該喚大夫，這時翟宇舜從書房走了出來，他在離姜梓然兩步之遙處停下，面無表情的看著她。

「妳在幹麼？」

「想跳舞，摔了。」姜梓然伸出兩隻手，讓綠荷及綠蓮拉她起來。

「為何要跳舞？」

翟宇舜的語氣跟臉一樣冰冷，讓姜梓然莫名聽了心裡來氣，但她又不能怪他，誰

被逼著娶一個不喜歡的女人會開心？這樣想想心中的火也沒那麼大了。

「我喜歡跳舞。」

「喜歡卻摔成這樣？」

她收回方才所想，他這個人真的很會惹火人！

她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緩緩吐出，才回道：「喜歡的事不一定做得好，所以才要練習。」

「聽聞柳大小姐琴棋書畫樣樣不行，怎麼突然發憤圖強了？」

對上他沒有溫度的黑眸，姜梓然不想理會他的酸言酸語，轉身就想回房，他卻繼續朝她道——

「別想用些小伎倆讓自己受傷博取同情，我是不會心疼妳的，就算妳又叫來柳家人我也不懼，甭想用權勢壓我。」

本被他激怒的情緒緩緩平和下來，她回身瞧他，倒是覺得他有點可憐，他本不必忍受柳家那麼久的，誰知道她會成為柳定卉，讓這段婚姻又延續下去。

灼灼目光滯留在他的臉上，他卻讀不懂她的眼神，劍眉緊擰，他還未來得及開口問，她就一語不發地進屋了。

難道他的話真傷到她了？哼，傷到了正合他意，最好讓她後悔堅持要嫁進來。

映玉站在翟宇舜身後，道：「爺，是否需要關心少夫人傷勢？」

「不必，讓她自生自滅。」翟宇舜這話還刻意說得大聲了些。

錦袍一甩，書房門一關，又是兩方世界。